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

成都新聞

二十三年十月七日（星期日）

第伍貳壹號

社址 東御街壹伍肆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大張

學業印刷社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二角五 半年一元三角五 全年八折 外縣加郵費一角五

感謝良醫

逕啓者鄙人於本歲八月忽患喉症喉頭紅腫兼起白點日益愈烈水漿難下初就醫於存仁醫院約經一週未見稍減後改服君藥僅服一劑病勢頓減再服一劑而白點全無矣張君誠大國手也現寓文廟後街五十五號確爲病者之福音特此誌謝

感謝人郭約靈

智育影院 十三日起演 不幸生爲女兒身

大光明 十月七日起演 豔賊

滑稽時事 **新編戲本**

本報小舞台所演新戲唱詞共選十九回合訂一冊現已出書原價四角特廉價閱星期每冊三角外縣郵票代價外加寄費伍仙劇目列后

戰朝陽　馬張路會
失鵝河　遂王開
報良　新編　逼張學
良　罵樓　跳舞廳
胡蝶跳舞　和日
本　托國出洋　學
良弼園　生瘡上路
花先賤　文聖街
笑見　捐款　劉
郵電實大戰既河
成都新聞經售

風流小生 本日出書 請購書諸君 憑券來取 每冊實洋叁角 外縣郵票代價 寄費歡迎

笑俗先生鑒：昨閱成都新聞所登載之姨太太外史廣告，不甚看得明白，今特另擬一實塔式廣告送上，請斟酌可否另登。 鍾壽年十三歲

笑。眞妙。買來瞧。硬有味道。又不多費鈔。笑得你眼淚吊。滑稽確不大離。甚麼東西聽我來報。才是姨太太外史廣告。售書處東御街一伍肆號

這個廣告是一位小朋友鍾壽君送我的，茲特本面一併登載，並祝鍾壽君讀書努力。 笑俗謹謝

駭人聽聞

迷魂烟眞有此物（續）

▲不認得生父

▲反認匪爲母

段警乃將該拐婦及宗熹，一併帶返南石分局訊辦，訊據李耀墀稱，年三十三歲，博羅人，餘供如上述，請求究辦，而李宗熹亦供同前情，訊據該拐婦稱劉張氏，五十一歲，三水人，伊於廢歷六月二十日，由鄉來省，寄寓大德路四百一十六號王宅，其孫女陳劉氏，向在滬居住，伊係赴上海探訪其孫女，但不認迷拐情事，局員訊畢，乃飭警檢其身上，詎該婦聞檢查其身，而現一種恐慌之色，乃亟行探手懷中，將一類似檳榔之物檢出，擬圖擲去，以滅證據，（聞類似檳榔者爲迷藥），詎爲警瞥見，乃將該物拾回，旋在其身上，檢獲四川輪發出之第一第二商號大艙船票兩張，婦以證據確鑿，始俯首無詞，局員訊畢，除將李耀墀一名，先行遣去外，婦及被拐之李宗熹，及各證物，則一併備文解辦，（完）

小報大事記

▲廣州五日電 贛匪蕭克殘匪竄黔在孟有被桂軍擊潰圖竄王橋復被截潰回八卦河廿八桂廖磊部進剿匪略接觸即向大廣逃竄云

▲上海五日電 詹森夫婦微（五日）晨赴滬料理行裝定日內赴京向我當局辭行即夜再來滬定乘胡佛總統號返國云

▲上海五日電 文化團體捐贈東方圖書館之各種書籍現已抵滬定日內假青年會舉行授書典禮云

絕妙好詞

女職員之請假呈文

（天津訊）津市某機關。有女職員十餘人。大抵皆服飾時髦。有某辦事員尤爲浪漫。一日赴理髮店燙髮。灼傷頭額。痛極。不能赴機關辦公。乃草一報告請假。詞云。「職於昨日赴理髮店燙髮。因理髮所不愼。致將頭部灼傷不能來廳辦公。理合報告鈞座。伏乞特予憐愛准假一星期。以便在家休養。實爲恩便謹呈」一蓋長官閱後且笑且怒。遂批以「准予辭職」等字樣。辦事員飯盌已經打破。雖悔恨異常。然已無及矣。

新生活歌

其三十六

新生活。帶手巾。小小手巾不離身。出門若不帶手巾。口水鼻膿闊不清。未免有點不雅馴。還怕兩它綠色鼻囊太摩登。三十六歌兮帶手巾。隨到出門要留心。

小舞台

煙王點狀元

第三幕 慶宮

（侍白）煙王醒來（王白）住口（唱）戒煙丸說的是那裏話。王洪順心中自覺差。想當初招你做駙馬。實指望你們夫唱婦隨。宜室又宜家。王洪博士並非假。正所謂成都新聞。我要算頂頂瓜瓜。你的志向須不大。怎奈我身爲煙王。官官領袖。又不能買賣做生涯。那一日丞相病得下。偶遇着床頭金盡。燒匠黑臉。無抓拿。無可奈何才轉回家。你逼他戒煙爲的是。戒煙丸還是有煙灰把八。誰知我王洪順福氣大。你看我手提烘籠。腰扣玉帶。足登草鞋。頭戴冬帽。顫抖抖吐出濫棉花。還是那坐鎭芙蓉。帝王家。你攔着馬頭來跪下。心猿意馬要想轉回家。王問你。你振煙灰爲的睬。賣假藥敢在王前誇。內侍臣（侍白）（王接唱）將孤的詔傳下。戒煙丸盡是那煙灰鍋巴。（叫頭）戒煙丸哪（王接唱）我若是將你帶家下。豈不被文武大臣百官取笑咱。來來來。將攤攤丟地下。（唱搖板）你若能收攤攤。我代你回家。（侍白）煙王。燒了（王驚醒介）呀。（侍白）文武大臣。已排班早朝。現有煙仙狀元殺退范蠻。奉兵回朝。現在居之安候旨。（王白）如此。扶孤寶帳去。（侍白）是（侍白）萬歲出朝。傳文武百官朝見。（老少總不全上白）臣等朝參。願煙王萬歲。（王白）衆免禮。內侍（侍白）臣。（王白）詔煙仙狀元進見。（侍白）煙王有詔。命煙狀元上殿。（尖白）領詔。（未完）

紀實短篇 愛之歸程？…（續）

（奇渭）

於戲，愛情，愛情是鴆酒，愛字是摧殘同胞們有爲之毒菌，盲從，盲從，吾國國禍頻仍，盼同胞們勿再盲從，自甘墮落，振作吧！振作吧！戀愛有時，戀愛專踏上所謂神聖純潔，浮華紈袴，羨慕虛榮，請遠避他方，永沉孽海！……。

甲戌初秋，脫稿于鬱鬱室。

（完）

◀成都國民日報社▶ 雙十節征求基本訂戶

優待卷

凡將此券剪下隨同郵費書明下列人名及收報地點寄至成都春熙東路第卅號國民日報社發行部訂閱本報一份除原定價目折扣外再以八折優待

姓名

報費（每月一元）外埠每月加郵費二角

期限

收報地址

◀限廿三年度有效▶

二百錢買本報一張可得兩角至兩元利益

博士信箱

王洪濤

（問）王博士，怎麼你很像我的兒子？（非）

（答）家父的私生子最多，所以令郎的面孔很像我，實在是足下的面貌像家父的緣故。

（問）她是個美麗活潑而且有學問德行的人，顧以我很傾於他，但是我們的家庭，不能同意我們，並且以經濟壓迫我們，我們又不能獨立，請問貴博士，有甚麼方法能使我們圓滿解決？（余鵬飛）

（答）最好你們兩個人合力去拾煤炭，因爲生活便能獨立了。

（問）博士，我每天唸經，未見仙佛將我度上天去，是甚麼緣故？

（答）本博士已打無線電往訊孫猴子，俟該猴兒探得其中理由，在回覆足下。

（問）博士，你究竟姓王或是姓秦，我最近在某書店遇見位情博士，是否足下，足下是否抄襲家？（多情女士）

（答）不，那是我阿弟，你誤會了，他是胡開文的老板，而我是廣東的先生。

社會小說 姨太太外史續集（551）

燕鶯叱惱箋作蝴蝶舞 雁悴鴻憔弦斷漁家樂

第一回

就看不出他們的動作了。金英方想回去。一眼看見校門外忽停下一部大汽車。車門開處。跳下一個西裝瘦漢。好像是陳達夫。由會客室到校門。相離甚遠。看不清面目。看手表才三點鐘。便不理會這樁事。掉頭走進鋼琴練習室。掀開一架披亞娜。擺上那疊曲譜。叮叮咚咚的。練起一支樂曲。特別一曲將終。尾聲未畢之時。院裏已有聽差扯着破鑼似的喉嚨大喊。金小姐。金英小姐。一直喊到門前來。金英耳裏聽到。知那西裝瘦漢。便是陳達夫。自己怪他來的早了。暫且置之不理。仍在練習披亞娜。那聽差的喊聲。漸漸轉到第二部宿舍。又轉了回來。金英方開門出去。問道。甚麼事。誰來找我。那聽差笑道。金小姐。我找你好半天。你却在這裏。說着便遞上一張名片。金英接來觀看。見上面印的正是陳達夫陸軍第七軍五師三旅旅長蜀西灌縣。便道。你請他到會客室坐。我練完了披亞娜再去。說完又縮進練習室。去練她的披亞娜。那聽差出了內院。來到校門前。見了陳達夫走上前道。金小姐說。請到會客室暫坐。她現在練習披亞娜。練完了才能出來。陳達夫聽那聽差會說英文名詞。想是常受女學生薰淘所致。暗自佩服。就隨同聽差。走過一條石子土路。到了會客室門前。聽差推門請他進去。陳達夫見這會客室的佈置。特別簡陋。一連三間大屋。祇放着一個長條西餐台幾個木板。條釘成的高背長椅。東西亂放。有的椅背向外。有的椅背向內。頗無規則。其餘一些裝飾品沒有。冷冷清清。空空洞洞景況非常悽涼。站在地上無處可坐。伏窗外望院中倩影翩翩。花前柳下。時有女學生嬉戲。耳中但聽左右梵亞鈴。披亞娜。滿兜淋。各種樂器。聲音交響。鬧成一片。震耳欲聾。陳達夫初次得覩學府。倒也覺着有趣。站立片刻。摸出一支雪茄。取火柴盒一搖。一根火柴沒有了。

成都長發和號
專售 零售
口蘑 二千八
五香 二千二
豆豉 每斤
總號東門口下東大街九十七號
批發販莊格外減價

成都唯一無二戲園
小舞台
本日演唱（點狀元）
每位票價二百文 全月包廂三角

無上消遣
總府街中段昌福館對門製本廠樓上黃金窟售店建南土漯
煙一杯二四吊錢
地點又適宜
會人又方便
既可以談天
又可以消遣
樓高涼風爽
燈明手拈鐵
把斗徐吸
天上非人間
二樓南土煙
色香味皆濃
每杯三角

同樂印刷社
精美印刷 價值低廉
石印 廣告 商標 訃文 證書 禮卷 股票 執照 名片 等件
出品迅速 現期不慢
住成都棉花街九十四號

克林 濁白康
進化大藥房出品不拘新起久患一服此藥馬上止痛止濁三天痊癒病重七日永不復發 大瓶廠洋一元 小瓶五角
總經售處安樂藥房 華陽藥房 華威藥房

廣告價目
本報館場普遍如登廣告收數必寬凡小字五十字以內者每日收費二角餘類推大廣告及大字不另

愛國歷史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

第五十九回 顏子章進兵鳳嶺 鎮山虎力戰曹州城

李如龍着匕已將趕攏吳雲，却被顏子厚平空截去，李如龍心裡，不由火高三丈，一擺手中溜金鐺，直望顏子厚頭上蓋來，顏子厚左手神斗往鐺上格去，右手神斗，却向如龍腰裡打來，如龍喊聲不好，要閃不及，早被顏子厚一斗打飛，那匹坐馬，嘶一聲便往灌木林裡竄去，李如龍直跌出三丈開外，方才落了下來，只彈了幾彈便不動了，吳雲上前取了首級，三人一齊揮馬，向戰場殺來，李義正戰得氣喘吁匕，李如虎一柄刀，舞得來一點空隙俱無，顏子厚大吼一聲，一擺手中雙斗，便望如虎劈來，如虎那裡將他放在心上，舉手中刀往上一攔，只聽嗆啷匕一聲觸亮，如虎坐馬倒退丁餘步遠，直震得如虎兩臂酸痲，暗叫了聲好傢伙，顏子厚二斗又至，李如虎拚命往上一格，回轉刀鋒，復望子厚肩頭砍去，顏子厚喊聲來得好，舉手中雙斗，往上一格，嗆啷啷聲起，李如虎大刀已被格飛，直震得如虎匕口奔裂，不敢戀戰，急撥馬敗走，顏子厚那裡還能要他逃去，高喝聲着，右手斗已擊中如虎腦頂，血花亂濺，如虎翻身落馬，一個好好腦袋，已打得不知去向，如彪如豹如吼，莫不大驚失色，如彪心裡慌亂，槍慢了慢，早被蔡飛龍顏子章雙槍扎入腹內，如彪大吼一聲，望後便倒，如豹見三兄陣亡，情知大事不妙，急虛晃一槍，勾開吳雲蔡飛虎兩股兵器，撥馬便走，那知冤家路窄恰遇着顏子厚驟馬來到，李如豹大吃一駭，來不及迎敵，已被子厚一斗搗落馬下，戰場中，只剩着李如吼一人，尚力敵着鮑奎龍李義兩般兵器，見諸兄已死，料想今天不能逃脫性命，一擺手中臥瓜鎚，好似瘋虎般，望着李鮑二人，亂打亂劈，李義鮑奎龍，齊殺得氣喘吁吁，只有招架能力，顏子厚看着，忍不住心中火噴，大喝一聲，賊將死在目前，何敢猖獗，顏子厚說着一拎坐騎，便向李如吼撲來，鮑奎龍李義見顏子厚來到，急縱馬跳出重圍，那知李如吼也追蹤趕來，顏子厚見李如吼乘機殺出，大喝聲賊將休走，看本將軍來擒你，一擺雙斗，飛馬來戰李如吼，李如吼見顏子厚趕來，捨了李鮑二人，撥馬向斜刺裡逃去，顏子厚那裡肯捨，縱馬趕來，李如吼驀地一聲大喝道，匹夫休得逞强，看俺家法寶，取你狗命，話聲未完，一個圓溜溜的物件，直望子厚飛來，顏子厚大吃一驚，要知如吼用的是何法寶，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鄭鳳嬌大破五鬼陣 墨賽花智賺白巧爾

話說顏子厚，縱馬來追李如吼，李如吼見顏子厚追得急逼，急中生智，方才把左手裏的臥瓜鎚，向着子厚頭上拋去，顏子厚猛聽李如吼大叫一聲看法寶，到猛的吃了一驚，急舉雙斗往上一架，那臥瓜鎚，却滴溜溜的，反向馬頭上滾了下來，那馬吃了一駭，急往後退，顏子厚提定馬時，李如吼已走遠了，顏子厚只得反身回營，與鮑奎龍等暢談別後情形，明日再往取曹州，且說李如吼見父兄俱亡，知道曹州難守，夤夜棄了曹州城，來見盧文柄，盧文柄猛聽李勝陣亡，恰似青天裡打了個霹靂，知道山東必難保守，急收拾細軟財帛，命李如吼護送家眷，由青州繞道，直赴大安，李如吼方才保護家眷去了，便有探軍來報，顏子章等，已攻破兗州，直撲濟南城來，盧文炳慌得手足無措，忙代了心腹家將，夤夜逃出濟南，直往鳳陽會合綵元信轉投大安去了，且說顏子章等一路兵不血刃，勢若破竹，不數日，已殺攏濟南，濟南留守各官，見盧文炳已望風逃走，齊各開門納降，顏子章撫慰流亡，收復了附近州縣，一面命衆將回家省親，一面申文上奏，不一日，詔旨便下，顏子章論功行賞，准予襲職，顏子厚進陞三級，鮑奎龍等，俱各陞賞一級，所有山東一切善後事宜，即令朱廉韓琴協理，子章軍即由徐州，往助徐翠軍馬，園剿大安，顏子章領了聖詔，即暫駐濟南，淘躬留强，着手整理軍容，不日，朱廉韓琴便至，顏子章將各事交割停妥，即率兵馬由兗州直向徐州進發，盧文炳李如吼等，早聯合了綵元信綵孝虎擁，退往大安去了，顏子章軍，一路毫無阻攔，直奔大安來，

大明廿七俠

五五

第四十三回 接財神代書恐嚇信 助春情進獻興奮藥

便說原來是白先生，失敬了，先生說在下面容特異，不知異在何處，白秋塘道，尊駕的容貌，與人不同之處，便是兩眼俊秀有神，天庭飽平正滿，在相書上推論起來，尊駕應雁尊整，家計丰盈，着，便信口開河，一口氣說了不少的恭維話兒 又把照相，推論，尊駕應以白手求財，但目前氣色不正，恐有小驚恐，但昨晚之事，已算應過，那少年見他說得天花亂墜，將自已捧上三十三天，不由大喜，讓白秋塘坐下道，先生請坐下了細談，白秋塘乘勢坐下，便請問孟爺台甫貴處，那少年答稱單名一個曝字，灤州人氏，白秋塘又說，孟爺，看相乃是外五行，據相而斷，孟爺前幾年亦只平平而過，但自今以後 每年大好，孟曝見他所說的話，像雁行齊列，白手求財，以及前幾年平平而過等語，頗中肯綮，便 白先生，在下的相，既承相過，靈驗與否，姑且 談，說著，便要在腰間取錢給白 塘，白秋塘 見，連忙推阻道，孟爺休得客氣，這乃是學生閑中談論，無非揚名之意，這受取相金，却萬萬使 得，孟曝見他這般，遂將已取的錢，仍揣在懷中，將白秋塘上下再一打量，不由笑 白先生，你說在下要白手求財，那嗎要做什麼買賣呢，白秋塘毫不思索的答道，孟爺要做的買賣，只能言以意會，學生未便明言，孟曝笑道，先生眞是妙人，在下道要請教 難道在下面相上，竟顯露着嗎，白秋塘笑道，孟爺，做醫生的，全賴望聞問切，咱們以命相合參爲業的，也全賴看點顏頭見識，老實說一句，拆穿了，不過是個江湖訣能哪，相觀氣色，無非全恭看心理，看人的行動，即可斷其生平大概，所謂聽其言而觀其行，人焉瘦哉也，再加以相書上所有學問 叅合，自然就能瞭白，孟曝見他說得一不隱瞞，痛快異常，頗合着自己的脾胃，便說白先生在下狠佩服你的相人術，如今在下有一件事相問，不知白先生可能斷決嗎，白秋塘忙問何事，孟曝道白先生除去星命以外，肯替代人家繕寫書信嗎白秋塘聽他這一問，已是瞧料九分，略不遲疑的應聲道，這有何難，寫信不過拿筆塗上幾句，有何不可以的，孟曝大喜道，如此說來，可就好辦了，但是白先生府居何處，府上還有何人，白秋塘道，學生四海飄零，尚未成家，

滑稽社會長篇小說

王博士

七十

第二回 老母穿高跟皮鞋 草稿入混元金斗

不料你老人家突然闖進房來，既擾亂我的文思，又打斷我的大便，弄得我兩頭不痛快，萬 因此得大病，如何是好，太夫人笑道，這樣 會得病，我活了六十歲，還不會聽見過咧，王博士道， 病甚爲利害，上面文思打斷，以後能否繼續，還尙待研，而下面則更爲危險，好好的節 頭有尾有包皮，大便，剛剛聽說出來，忽一驚夾斷，尾節回了進去，包皮既破，糞毒流溢，回力甚大，冷風貫入，不但得夾屎傷寒之病，倘若臟頭受風，則更屬危險，這臟頭風外國名詞叫 tade sin hin（特底醒琴）是很爲利害的，太夫人聽他說了一大篇，眞是莫名其妙的忍不住笑道，甚麼病我都聽見說過，從來不曾聽見有甚麼得的深沉的病，博士接口說道，你把音說錯了，乃是特體心請，你怎麼連外國話都聽不清楚，唉中國要亡了，太夫人笑道，外國話喊大糞又叫甚麼呢，王博士道，叫 fan pan te（凡騈提）太夫人聞言，不禁大笑起來，王博士詫道，你笑甚麼，太夫人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道，大糞不是（飯變的）難道還是屎變的，王博士鼓着嘴正色說道，你們中國人眞蠢是少見多怪，自己聽不來洋話耍瞎扯一大篇，

（未完）